

意林
励志
小说馆

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殿堂级佳作！

温暖、励志、好看，给青少年以成长正能量！

UNREMEMBERED 遗忘

〔美〕杰西卡·布罗迪 著
周 鹰 译

倾情推荐

诺贝尔奖获得者

莫 言

当代著名诗人

舒 婷

当代著名作家

王 蒙

当代著名作家

毕淑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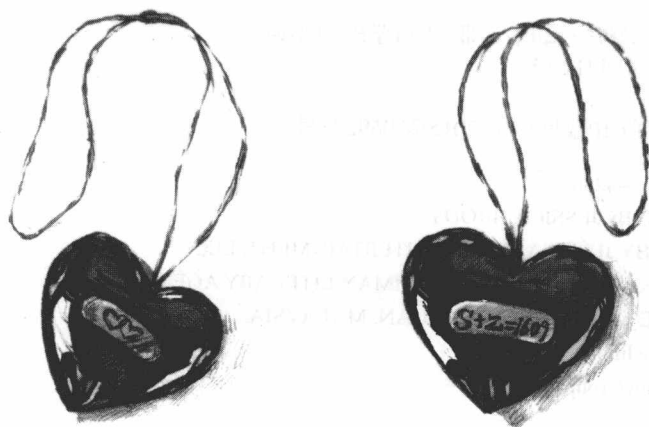
当代著名作家

周国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于 丹

吉林摄影出版社



意林
励志
Motivational
小说馆

遗忘

Unremembered

[美]杰西卡·布罗迪 著
周 鹰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遗忘 / (美) 布罗迪著; 周鹰译.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5.4

(意林励志小说馆)

ISBN 978-7-5498-2112-9

I. ①遗… II. ①布… ②周…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9223号

版权号 图字07-2013-4280

UNREMEMBERED By JESSICA BRODY

Copyright: © 2013 BY JESSICA BRODY ENTERTAINMENT, LL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 HOCHMAN LITERARY AGENT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Yilin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遗忘 YIWANG

出版人	孙洪军	版次	2015年4月第1版
总策划	杜务	印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主编	孙洪军 顾平	出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	施岗	发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丛书统筹	徐晶	地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特约策划	冯雅君	邮编	130062
封面设计	资源	电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美术编辑	陈星		发行科: 0431-86012602
开本	700mm×1000mm 1/16	网址	www.jlsycbs.net
字数	230千字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张	16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印数	1~20000册		

书号 ISBN 978-7-5498-2112-9 定价 28.9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 录

醒来 1

第一部分：坠落

重新开始 3

新闻报道 7

吊坠项链 12

标记 16

空吊坠 20

触动 24

家 30

渴求 38

扫描事件 39

同样的字 48

哥德巴赫猜想 53

语言问题 58

芥蒂 64

确认 68

第二部分：回归

推理 73

承诺 76

暴露 79

十四行诗 89

不速之客 95

离开 99

再入困境 104

被捕 111

人类 115

目 录

逃跑	124
连接	130
受控	136
隔离	142
虚构	148
第三部分：屈服	
噩梦	157
被发现	159
驾车出逃	163
受阻	169
被困沙漠	174
麦克希尔	179
聊天	186
阿利克斯特	189
信任	193
冬季	196
储藏单元房	200
存在	205
背叛	214
道别	219
坠落	224
失策	228
逃出	238
归去	247

醒来

冰冷无情的水拍打着我的脸颊，将我打醒，让我满嘴咸味。

我剧烈咳嗽起来，睁开眼睛，环顾四周。这是我第一次打量这个世界，但我没认出自己身在何处。我眺望绵延数英里的深蓝色海洋，海面上四处都有很大的漂浮物，是金属的，和我躺着的这块差不多。

还有尸体。

我大概数了一下，附近有二十具尸体，其中两具伸手可及，但我不敢去触摸它们。

惊惧的表情凝结在那些已经失去生命力的面孔上，一双双眼睛目光空洞，茫然无视。

我用一只手掌按着突突跳的太阳穴，感觉自己的头像石头做的。每样东西都缺乏生气，沉甸甸的，仿佛从污浊的镜头看出去一般。我紧紧地闭上眼睛。

那些声音是一个小时后才传来的。那时天已经黑了。我听到黑暗中有声音。好像过了很长时间，他们才找到我。一道光划破浓雾，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当他们将我从水里拉出去时，没有人说话。谁也没必要说话。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他们根本没指望会找到我。

他们没指望会找到任何人。

任何活人。

我被裹进一张厚厚的蓝色毛毯中，放在一张硬邦邦的木板上。然后，提问开始。全是让我头疼的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你知道你在哪里吗？”

我仰望上方，除了满天星斗外，我没找到任何对我有用的东西。

“你记得登上飞机的情景吗？”

我痛苦地开动脑筋，搞得额头又开始跳痛起来。

飞机。飞机。什么是飞机？

接下来的问题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什么东西，点燃了我心中黑暗角落里一颗遥远的微小火星。

“你知道现在是哪一年吗？”

我眨眨眼睛，感到一丝希望的微光从心底升起。

“1609年。”我底气不足地小声说。然后，我昏了过去。

第一部分：坠落

重新开始

今天是我唯一记得的日子。我在那片海上醒来，记忆中的其他地方都是空白，但我不知道那片空白延伸到过去多远——跨越了多少年。虚无就是这样的：可能短暂如一眨眼，也可能无限长。想象一下吧，你的整个存在只是一片毫无意义的空白。你一无所有。

没有记忆。

没有姓名。

没有面孔。

嘀嗒过去的每一秒钟都是新的。身体里的每一种感觉都是陌生的。脑子里的每一个想法都是以前没有过的。我唯一的指望是可以看到一丝熟悉的东西，哪怕飞逝而过的一瞥也好。

一丝可以让我成为我……真正的我的东西。

不然，我可以是任何人。

忘记自己是谁比简单地忘记自己的名字复杂多了，俨然等于忘记梦想，忘记抱负，忘记快乐，忘记你祈求永远不要失去的东西。仿佛第一次和自己相遇，没有清晰的第一印象。

救生船靠岸后，我被带到这里，带进这个房间。身穿白大褂的男女进进出出。他们把尖锐的东西刺进我的手臂。他们仔细研究图表，不停挠着脑袋。他们戳我、推我，观察我的反应。他们想在我身上发现问题。但我向他们保证我一切很好，我身上哪里都不疼。

笼罩在四周的雾终于散去，眼前的东西变得清晰起来。我感觉脑袋不再有一百磅那样沉重，实际上，我感觉自己很强壮、很有力，很想爬下这张床，走出这个充满陌生化学气味的房间。但他们不让，他们坚持说我需要再躺一段时间。

从他们脸上迷惑不解的表情看，我确信，需要时间的是他们。

他们不允许我吃任何真正的食物，而是通过我手臂上的一根管子为我输送营养，营养液被直接注入我的血管里。我手腕上套着一个很粗的白色塑料环，上面用清晰的黑色字母印着：简·多伊。

我问他们，我显然没受伤，为什么要待在这里。我身上没有明显的伤口，骨头也没断。我还大幅度挥动手臂，转动手腕和脚踝，以证明我的确没受伤。但他们毫无反应，这让我很气愤。

几个小时后，他们确定我十六岁。我不知道我该对这个信息做何反应，我没有十六岁的感觉。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怎么知道十六岁是什么感觉呢？我怎么知道任何年龄是什么感觉？

而且，我怎么能相信他们说的就是正确的呢？我只知道，那个数字可能是他们胡诌出来的。但他们向我保证说，他们已经做过准确测试，那些“专家”都这样说。

我十六岁。

但他们测试不出我的名字，也不知道我从哪里来，住在哪里，有没有家人，甚至不知道我最喜欢的颜色。

而且，尽管那些“专家”已经进出这个房间许多次，好像没有一个人解释过，我为什么是这场照理无人能够幸存的空难中唯一活下来的人。

他们还谈到了乘客名单之类的东西，我推断那就是一种清单，登记每位登机者的姓名等。

我还推断出我的名字不在那上面。

好像这点让每个人都很不理解。

一个身穿灰色西装的男人自称是社保局的雷诺斯（Rayunas）先生，他说他正尽力寻找我的亲人。他带着一个金属设备，样子怪怪的，他称之为“手机”。他把手机举到耳边说话，他还喜欢盯着那东西，用手去戳它表面上的小按钮。我不知道我的“亲人”是什么，但从他脸上的表情看，他很难找到它。

他还小声对其他人说了些什么，我估计是不想让我听到的话，但我

还是听见了，都是些很陌生的词语，比如“看护”“媒体”“未成年人”等。他们说话的时候，会时不时停下来，向我这边瞥一眼，摇摇头，继续说悄悄话。

有个叫姬亚娜的女人每个小时都要进来。她有着深色皮肤，说话听上去像唱歌。她穿粉红色衣服。她总笑盈盈地把我的枕头拍松，把两根指头按在我手腕上，然后在—块记录板上写下些什么。渐渐地，我开始期盼她的到来，她比其他人更友好。她不紧不慢地和我说话，问我—些问题，真正的问题，尽管她清楚我根本不知道任何答案。

“你真漂亮。”她用手指轻轻拍着我的脸颊说，“就像时装杂志上的模特儿，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但我还是虚弱地向她报以微笑。不知什么原因，这好像是恰当—的回应方式。

“完美无瑕。”她继续说道，“没有—丝瑕疵。亲爱的，等你恢复记忆后，你可得把你的秘密告诉我。”然后，她又向我眨眨眼。

我喜欢她说的是“等”，而不是“如果”。

尽管我不记得学过这些词语，但我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

“瞧你那双眼睛，”她凑近—点儿，吟唱般地—说，“我从没见过这种颜色，简直和薰衣草差不多。”她停下来，想了想，又凑近—点儿，“不对，是紫罗兰。”她笑得好像偶然发现了一个久未揭开的秘密—般，“我敢打赌，这就是你的名字。紫罗兰。这让你想起什么没有？”

我摇摇头。当然没有。

“好啦。”她说—着抚平我的床单，“在你想起你真正的名字以前，我就这样叫你吧。比简·多伊好听多了。”

她退后—步，把头偏向—边：“多漂亮的女孩子呀。你还记得你长什么样吗，亲爱的？”

我又摇摇头。

她温柔地笑笑，眼角堆起皱纹：“你等着，我让你看看。”

她走出房间。片刻之后，她带着一面椭圆形的镜子回来了。当她向我

的床边走来时，镜子反射出的光在房间里跳动。她举起镜子。

一张脸出现在淡粉色镜框里。

柔顺亮泽的蜜褐色长发，光滑的金色皮肤，小巧挺直的鼻子，心形嘴，高颧骨，还有一双杏仁形状的紫色眼睛。

那双眼睛眨了一下。

“对，这就是你。”她说。然后，她又补充道：“你一定是模特儿。太完美了。”

但我的看法和她的不一样。我只看到一个陌生人，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一张我不熟悉的脸，还有那双眼睛里十六年的阅历，恐怕我永远也不可能回忆起来。那是一段被封闭在锁闭房门后的生活，唯一的钥匙已经掉进大海里。

我从镜子里看到，紫色的眼泪慢慢凝聚起来。

新闻报道

“自由航空公司121航班空难神秘事件不断。该航班昨晚从洛杉矶国际机场起飞后，在飞往日本东京的直飞航程中在太平洋上空坠毁。专家们正在抓紧时间确认该航班唯一幸存者的身份。这位十六岁的女孩是在海面上漂浮的飞机残骸中被发现的，伤势相对较轻。目前女孩正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医疗中心的医生确认女孩患了严重失忆症，不记得飞机失事前的任何事情。女孩身上没有任何可以确认其身份的东西，洛杉矶警方无法在政府的任何数据库里找到与之匹配的指纹或DNA（脱氧核糖核酸）。根据联邦航空局今天上午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可知，她是和家人一起旅行，但航空局未在任何失踪人员报告中查到与她相关的资料，这简直不可思议。

“今天，医院发布了女孩的第一张照片，希望知情人士能主动提供帮助。当局乐观地认为……”

我的床上方挂着个薄薄的黑盒子，我盯着黑盒子屏幕上的我的脸。姬亚娜说黑盒子叫“电视”，我却不知道，这让我极为不安，尤其在她告诉我说，这个国家里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台电视之后。

医生说我应该记得那样的事情。尽管我的个人记忆好像“暂时”消失，我也应该熟悉这些日常用品、商标和名人的姓名。但我没有丝毫熟悉感。

我知道单词、城市和数字。我喜欢数字。我觉得它们很真实，而我四周的其他东西都不真实。数字是具体的，我能依赖它们。我不记得自己的脸是什么样的，但我知道1和10之间的数字和我忘记一切之前是一样的，我知道，在被我遗忘的生活中的什么时候，我一定学过它们，这是我拥有的唯一的熟悉感。

我数数消磨时间，让自己的大脑有事可做，而不是在缥缈的虚无中漫游。在数数的过程中，我可以创造事实，让我知道的事情的清单不断加长。

我知道，每隔五十二分钟，有位叫沙茨尔的医生就要到我的房间来，并且每来第三次都会端着一杯咖啡。我知道护士站离我的房间有二十到二十四步远，具体步数取决于值班人员的身高。我还知道，站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路边的那位女播音员每分钟眨十五次眼，演播室里的男播音员向她提问时除外，那时她的眨眼次数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三。

我知道日本东京很远，不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可以只身前往的地方。

姬亚娜走进我的房间，冲着电视屏幕直皱眉头。“紫罗兰，宝贝，”她说着按下屏幕下方的一个按钮，我的脸慢慢消失在黑色屏幕中，“看24小时新闻报道对你没有任何用处，只会让你更加心神不定，而且时间已经不早了，为什么不试着睡一觉呢？”

我挑衅似的按下我床边那个小设备上的按钮，我的脸的图像重新出现了。

姬亚娜发出一阵歌唱般的欢笑：“不管你是谁，紫罗兰小姐，我都感觉你是个不甘示弱的孩子。”

我默默看着屏幕下方的文字，这是从空难现场发回的直播报道：一个又大又圆的东西——上面有很小的椭圆形窗户——占据了整个屏幕。漆在那东西一侧的“自由航空公司”的标志从画面中慢慢经过。我俯身向前，仔细查看那个标志，认真研究圆弧形的红蓝字母。我很想让自己相信那些字是有意义的。在我空白大脑中的某个地方，这些字蕴藏着某种意义，但我什么也没想起来。

那些残骸与我的记忆碎片一样，只是另一块碎片而已，它曾经属于某个完整的东西，某个有意义、有目的、有功能的东西。

现在，那只是一张我无法拼贴起来的大照片的一角。

我叹息一声，颓然倒在枕头上。

“万一没有人来怎么办？”我小声地问自己，仍然为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如此陌生而难过。听上去像房间里有别的人在说话，我只是在对口型。

姬亚娜转身看着我，困惑不解地眯起眼睛问：“你在说什么，亲爱的？”

“万一……”这两个字从我嘴里吐出时，仿佛是扭曲的，“万一没有人来接我怎么办？万一我什么家人都没有呢？”

姬亚娜从鼻腔里发出一声大笑：“别说这种傻话了，我可不想听。”

我张开嘴想反驳她，但姬亚娜用指尖将我的嘴合上。“听我说，紫罗兰，”她严肃地说，“我这辈子见过很多女孩子，你是最漂亮的。你很特别。如此特别的人是不会被遗忘的。这还不到一天呢，会有人来接你的，早晚会的。”

然后，她满意地点点头，又捏了一下我的嘴唇，才松开手指，去做她自己的事情。

“万一他们来接我时，我不记得他们是谁呢？”

姬亚娜似乎对这个问题不像对上个问题那样关心。她将我脚边的床单抚平：“你会想起来的。”

我不知道她为何如此肯定，我甚至连“电视”是什么都不记得。“怎样想？”我固执地问，“你听到医生说的了，我的所有个人记忆已经完全消失，我的大脑就是一个巨大的空洞。”

她拍拍我的床，用舌头发出一声奇怪的“咯咯”声，她说：“这没关系。每个人都知道，真正重要的记忆都不在头脑中。”

我发现她是想鼓励我，但她的好意对我完全没用。我的想法一定从脸上表露出来了，因为姬亚娜按下一个按钮，将我的床放平，然后说：“别再胡思乱想了。为什么不休息一下？今天可真够漫长的。”

“我不困。”

我看着她将一根很长的针刺进那条与我的胳膊相连的管子里。“好啦，宝贝，”她温柔地说，“这会让你感觉好一些。”

我感觉到药水进入了我的血管，仿佛沉重的冰块在河水中漂流向前。

透过渐渐遮蔽我视线的那层薄雾，我看着姬亚娜走出房间。我的眼睑沉重地耷拉下来。我奋力抵抗这越来越浓的倦意，我讨厌他们能如此轻易地控制我，这让我感觉很无助、虚弱，仿佛又回到大海中间，漫无目的地漂浮着。

房间变得模糊起来。

我看到门口有人，是个剪影，正向我这边移动，快速地，急迫地。然后，我听到一个声音，深沉、迷人。但这个声音被注入我血液中的物质微微扭曲了。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请睁开眼睛。”

一个温暖的东西碰到我的手，热量立刻流入了我的身体，像蔓延的大火，是一种善意的火，一种想疗愈我的灼热。

我竭力保持清醒，奋力抵抗眼前越来越浓的雾霭，但我无能为力。

“请醒过来。”那个声音现在听上去距离很远，而且正在迅速消失。

我依稀看到一个年轻人的脸，是个男孩，正俯身在我上方几英寸远的地方，时隐时现。我看出他的黑色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那双淡棕色眼睛里透出温柔的光。他咧嘴一笑。

我不假思索又不由自主地也对他报以微笑。

我张开嘴想说话，但说出的话断断续续，有些清楚，有些模糊：“我们认识吗？”

他捏捏我的手说：“是的。是我，你记得吗？”

在我回答之前，答案已经说出，它在我脑海里的某个角落回响着。角落里仿佛有摇曳的火星，但已不再闪亮。声音也不是我的。

记得。

一直记得。

“这本来不应该发生的。”他柔声说道，仿佛在自言自语，“你不应该在这里。”

我全力开动脑筋，想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想抓住刚才出乎意料地浮现出来的一丝希望。但它像出现时那样转瞬即逝，已经消失在我被删

除的记忆的那片黑暗虚无之中。

我轻叹一声。

我感觉他在我四周移动，动作快速流畅。我鼻孔里的管子被取掉了，血管里的点滴针被轻轻地拔了出来，连接到我病号服下面吸盘上的细绳子被轻轻一拉，刺耳的嘟嘟声立即在房间里响起。

我听到走廊尽头慌乱的脚步声，是从护士站传出的，不出十五步，就会有人走进房间。

“别担心。”他继续用温暖的手指握着我的手，轻轻捏着，小声说道，“我会把你从这里带出去的。”

我突然颤抖起来，一股寒意传遍全身，慢慢驱散了我皮肤下残留的每一寸热量。

这时我才意识到，他的触摸早已消失。我使出全身力气，伸手去寻找那只手，但我抓到的是冷冷的空气。在黑暗到来之前，我吃力地最后一次睁开眼睛。

他已经走了。

吊坠项链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还是昏昏沉沉的。身体里的药物还在发挥作用。我的双臂双腿都很重，嗓子很干，视线模糊，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能看清楚东西。

姬亚娜走进房间。一看到我，她脸上就绽放出笑容：“呵呵，瞧瞧谁醒了？”

我按下身边小盒子上的按钮，床向上升起，直到我能坐好。

姬亚娜回到走廊里，片刻之后端着一个托盘回来了：“我给你带了些早餐来。你想吃点儿真正的食物吗？”

我看着托盘上的东西，一样也不认识：“不想。”

她大笑起来：“也不怪你，这些都是病人吃的。”

她把托盘端回走廊上，重新走回来，在她的记录板上写着什么。“重要器官都很好，”她眨眨眼说，“一如既往地好。”她用指尖在我床边那个心率监测器的显示屏上敲了几下，“你这颗心非常健康强壮。”

机器都在。

细绳子也在。

我房间里的确来过一个男孩。

我举起手，摸摸自己的脸。鼻子里的管子还在原位。我低头看看胳膊，点滴针已经被重新扎进去。我环顾房间，除了姬亚娜和我之外，房间里没有其他入。

但他来过这里。我听到他的声音了。我看见他了。

他是谁？我认识他吗？他说我认识他。

我又感觉到心中温暖。希望再次升起。

“姬亚娜？”我喊道。我的声音在颤抖，这真是难以理解。